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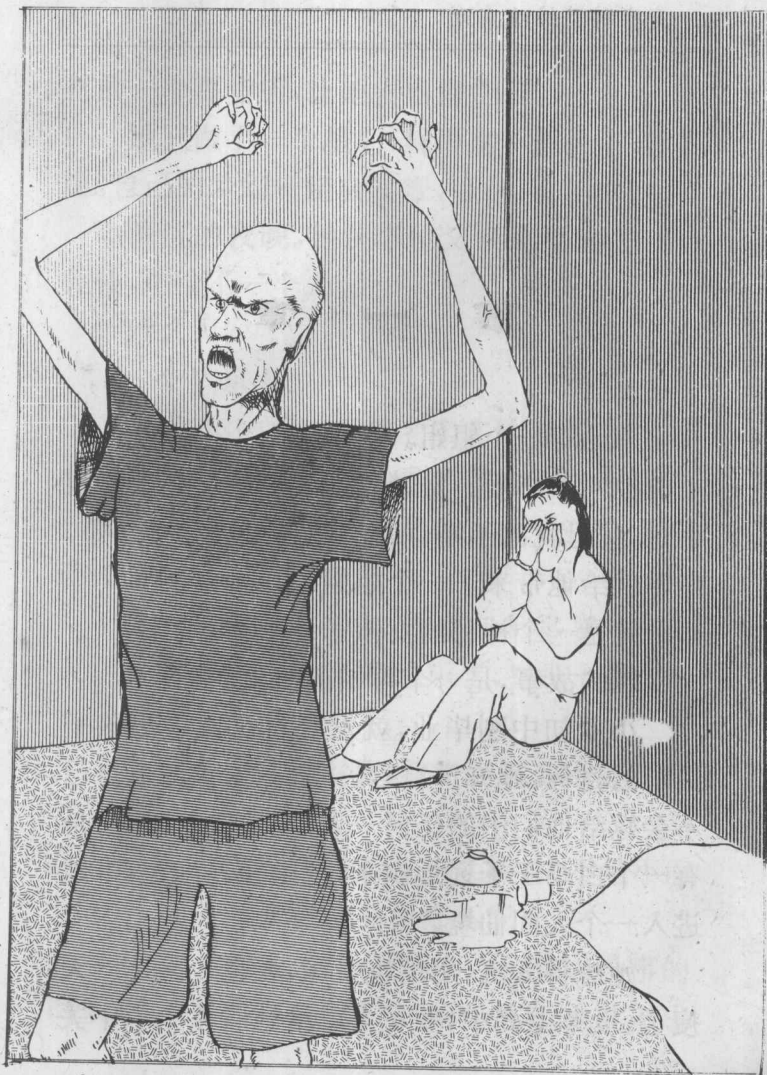
大字神秘惊悚系列

GUAI BING REN

张韧 著

怪病人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第一章

李伦有一个姐姐。

她叫李小丽。是继母前夫生的。在李伦很小时，父母就离了婚。后来，跟这个继母结了婚。继母就给他带来了一个姐姐。

她是一个神秘的女孩子。

她的故事，是一个可怕的故事。

小丽初中刚毕业，就发现自己成了男孩子追求的目标。她知道自己长得好看，也知道不会嫁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人。晚上做梦时，总是有一个白马王子远远飘来，把她轻轻抱起，带她进入一个人间仙境。

她想得太沉，用情也太深，人也一天比一天瘦了。没考上高中，家里人就给她联系上了中关

村的一个百货店,让她去当售货员。

她只做了一个星期,就再也不想去了。她知道,自己的梦幻一定会实现,可是,它不在这里。一个深沉的夜晚,她从李伦父亲那里偷了三百元钱,送给了一个人。

什么人?

一个广东人。

原来,别的姐妹都老老实实地上班挣钱,小丽却把眼睛朝别处溜去,寻找着她的白马王子。一无所获,她看中了一家发廊的招工广告,推门进去。

店主就是师傅本人,一个二十多岁的广东人。看到小丽,他就开心地乐了,把那十平方米的小屋全照亮了。

小丽喜欢他的笑容,就决定试着干起了洗头工。

广东人叫阿林,长得又小又黑,决不是小丽的王子,——连那匹白马他都不配。

但是,他能说爱聊,见的多,玩得油,没事的时候,小小的屋里就他和小丽两个人,也就形成

了一个小小的王国。他成了国王，就有了国王的法力，控制了小丽。

他的话语，他的动作，他那两只富于表演性的手，就把小丽的魂摄去了。她跟他一起唱张国荣的歌，跟他交上了朋友。她就从家里偷了三百块钱，算是“入股”。

两个人好起来之后，小丽没敢跟家里说。阿林领小丽逛“燕莎商城”，给小丽买来好看的衣服，也买了一只纯金戒指。他说这是他跟小丽的“定情”物，庄严表示，一年以后，钱挣够时，就一定带她去广东成亲。

小丽又害怕又高兴。那几天，她真以为，自己是全北京最幸福的姑娘了。

可怕的变化，就在这时发生。

三天以后，阿林找来一个帮手。那是一个安徽姑娘，叫秀苹。她在人家当保姆，受够了气，正要借钱回家。不知阿林怎么认识了她，就让她来当洗头工了。

事情也就出在秀苹身上。

一天又一天，小小的美发厅生意平稳。在阿

林和小丽之间，也没有出现任何矛盾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关系还在发展。

这天是大礼拜，本来说好，晚上一关门，阿林就要带小丽去“星河卡拉OK”的。小丽新学了几首歌，很想去痛快地玩一下。阿林不老是说她唱歌好听吗？她，实际上就是唱给他一个人的。可是，去叫阿林时，他的脸色变得难看了。

“啊哟，今晚我有事，去不了哇，”他说。

“有事？”小丽很奇怪，“有什么事啊？”

“啊呀，说了你也不晓得呀。”

“可你下午还说没事呢，”小丽非要知道是什么事。

“生意上的事啦，”阿林神秘地说，“阿金帮我的那事呀。”

阿金也是广东人，在北京一直做着金融方面的生意，什么股票啊，期货啊，小丽听都听不懂。但她对阿金印象还是不错的，人很老实，从来都是正儿八经。阿林跟他来往，小丽从来都是放心的。

“那，我也跟你去吧？”小丽照样很高兴。只

要跟阿林在一起，上哪儿都行。

“不行，”阿林坚决地说，表情更神秘了。

据他的意思，今晚上是正式的商业谈判，都是男人，并且，颇有黑社会的味道。任何女人都 不准带去，否则就要出大事的。最后，他给了小丽二十块钱，让她到附近的夜市转转，想吃什么就买点什么。

小丽噘着嘴，照着阿林的吩咐，就去逛夜市了。她什么胃口也没有，也就什么都没吃。阿林的事业是第一位的，这个她当然懂。只是阿林的语气和眼神，不知为什么，让她心里很不舒服。但是她爱他，因而不能不爱他的事业。这样一想，她就让自己高兴了。

看看还早，她不想回住处。那是她和阿林租的一间房，在一个四合院里。一个人在阴冷的屋里呆着，她总要想到不好的事。所以，她决定看场电影，打发这段时间。刚好街口处打出了电影院的霓虹灯。她过去，发现正在上演一部新片，就买了一张票。

坐在电影院里，她吃着一盒爆米花，等着开

演。十分钟以后，灯都黑下来，电影开演了。这时候，陆陆续续，有一对一对的人进来找座。小丽不时起身，让别人过去，心里很不耐烦。她最喜欢看电影的开头，因为来回过人，竟致没看见。

刚刚稳当下来，又见引座员领着人过来了。这回不是小丽这排的，她也就没注意。是一个人的声音，让她的耳朵顿时立了起来。没错，是他，阿林的声音。他在对引座员说他的座位号。接着，又有一个女声，也在说话。小丽不用看，就听出了那是秀苹。

他们两个手拉着手，就在前排坐下了；而且，就坐在了小丽的前面。阿林和秀苹的头，一下子靠拢在一起，完全把小丽的视线挡住了。

他们没看电影，悄悄地说着话。小丽什么也听不见，但她知道，每一个字，都跟她有关；每一句话，就化作一根尖针，直刺她的心头。他们那么亲热，看上去，决不是今晚刚刚好到了一起。阿林用那样的姿势搂着秀苹，就像是，他要全世界都知道，他爱她，已经决定爱她一辈子。

小丽的脑袋嗡嗡响着，眼睛什么也看不清了。她知道自己在流泪，甚至是在流血。她的心中，已经发出了冒泡一样的响声。但她要自己保持镇静。这是她此刻唯一的选择，否则，她就要立刻死去。她咬紧牙，怕自己发出叫声。她抹着泪，要把这可怕的情景再看一下，否则，她再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而她看到的，是阿林正亲着秀苹。他们的每个动作，每个表情，虽然是在黑暗中，却完全展现在小丽的前眼了，那么清楚，那么生动，那么可怕，因而，她再也控制不住了。

随着一声哀鸣，小丽猛地起身，朝着过道扑了出去。紧紧地捂着脸，她顺着过道，一直朝出口冲去。前厅里，几个服务员正在聊闲天，见状，都惊呆了在那里。就眼看着小丽疯子一样，飞过了厅堂，飞过了台阶，直接朝马路上飞去。

随着一声急刹车的尖叫，乱哄哄的大街，一下子就静了下来。

那辆奥迪轿车，虽然紧急地停住了，还是碰到了小丽。也可以说，是因为她飞跑的惯力，自

已扑到了车上。她的头磕破了，一条血线急流出来。车上下来一男一女，看着躺在地上的小丽，一时手足无措，完全傻了！

第 二 章

奥迪车载着小丽直奔医院，停在了门诊处的大门口。那一男一女跳下车，抬起小丽，就奔向急诊室。

接下来的时间，他们就坐在急诊室的外面，叹息着，焦急着，等待着检查结果出来。虽然他们相信，车子没有真正撞上，但是，小丽的昏迷不醒，已经使他们心神大乱，认定了今晚是凶多吉少。

那男的三十刚出头，面目清峻，身材颇长，穿着“猎人牌”西装，戴着一副金边眼镜，颇有一

种学士风度。事实上，他的右手无名指上，戴着一枚美国西北大学的毕业纪念戒指，映射着他的历史，闪烁着他的才情。刚才他递给医生的名片上，已经打出了他的身份：“北京海凌电脑公司总经理卫逸祥”。

女的看样子不到二十三岁，目光炯炯。她嘴巴精巧、眉眼漂亮，有一种特殊气质。只有理解了美，掌握了美，并且把美运用得恰到好处的，才会有她这样的女王般的高雅，女兵式的灵动，女大学生一样的感觉良好。

“杨兰，你没事吧？”卫逸祥看了她一会，关切地问道。

“啊，没事，”杨兰笑了一下，故意显得轻松。刚才是她开的车，出了这样的事，她早就应该哭了。“真的，没事。”

“我想，那姑娘……没什么大不了的，”卫逸祥边想边说，“就是真不行了，顶多陪些钱，你，不要太着急了。”

“我不是着急，”她有口无心地说，“我只是觉得倒霉，一出门，就碰上这么个事，看来，这…

这不是什么好兆头……”

“你别乱说好不好？”卫逸祥的心也乱了，“咱们的事，肯定成功，必须成功，难道你到现在还有什么疑虑吗？俗话说，心想事成，像你这样，动不动就犯嘀咕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嘛？”

“我没想别的，”杨兰也有些急了，“你倒沉不住气了。”

“嗨，咱们都别说了，再等一会，不行就赶紧，”卫逸祥的后半句话是：“要是死了人，豁出去陪上它十万八万也成。”

所以，医生出来，他起身迎上去时，脸上就带着这种“消财免灾”的表情。他紧紧盯着医生的嘴，只要那里冒出一个“死”字，他立刻就要跳起来，把自己的决心大声宣布。正因如此，医生说出的话，几乎使他无法反应了。

“没事了，”医生低沉地说，“人已醒过来了。”

“什…么？”卫逸祥的声音更低沉。

“基本上，没受什么内伤，”医生继续道，“只有额头表皮的擦伤，出了点血，轻度的脑震荡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卫逸祥抓住了医生的肩膀，不知要表达什么。

“让她再休息一个钟头，”医生小心地把他的手拿下，“然后，你们就送她回家吧。”

一个小时以后，小丽坐上了奥迪车，显得神清智明，确实没有任何内伤的迹象。她的眼睛显得更大，对周围的事物观察得更细、更生动了。对这一男一女，她也不声不响地打量着，分析着，想知道自己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，而这关系又是怎样发生的。

卫逸祥开车，杨兰就坐在小丽的身边，跟她讲事情的经过。她喜欢这个女孩子的年轻，欣赏她的眼中的纯美，因而就跟她多说了几句，问了她的姓名，她的老家，然后，才问到她住哪里。小丽这才想起了自己为什么会撞车，一阵刺心的酸痛，使她浑身都颤抖起来。她的样子，把杨兰也弄得坐立不安，感到了事情的不对头。

“怎么了，小丽？”杨兰抓住了她的手。

“我…我……”小丽泣不成声了。

“说说，你住在哪儿，我们好送你回去啊。”

“不，”小丽几乎是大叫着，一把抽出她的手，“我不回去，不回去。”

像是躲避着火，甚至是更可怕的危险，她一个劲儿地往后缩，一直缩到了车后座的一角。给杨兰的感觉是，如果再缩一下，她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她伸出手，费了一把力气，才把小丽又拉回到现世。

“跟我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她拍着小丽，手劲儿恰到好处，既拍走了她的惊恐，也拍出了她的激情。

小丽把自己受骗的经过说了一遍。杨兰听完，又摇头又点首，一时什么话也没有。她看看卫逸祥，卫逸祥也看着她。两个人轮番提出办法，却发现没有一个是可行的。最后，只好把小丽拉到了倒座庙的一间公寓。那是杨兰的住处。

小丽从未见过这样舒服的住房，地毯，空调，洗澡间，像画中一样。那间小小的卧室，更是如同神话中的仙女睡的地方。她呆呆地看着那个心形的床，闻着清香的味道，怀疑真有一个仙女刚从这里飞走。杨兰让她洗了澡，给她换了衣

服,就让她睡在那张床上。小丽无论如何也不敢过去,脸都吓白了。而最后,在杨兰和卫逸祥的笑声中,小丽被拉到床上时,已经半死了。

杨兰有事,要跟卫逸祥出去。临走前,给小丽拿来了桔子和巧克力,并且把电视也打开了,让她一边看,一边吃,等着她回来。她保证十点半以前准回来的。结果,到了十一点半,还没有她的动静。小丽又累又困,再也支持不住,就姿势未变,靠坐在床上睡着了。

后半夜一点,杨兰身心愉快地回来了。她进了屋,轻手轻脚地把包放下,衣服脱好。到了卧室,看了看熟睡中的小丽,几乎要笑了。实在不忍她那样难受地坐着睡,她就上前,想把她的身子放躺下。谁知这一碰,小丽也就醒了。凝视了杨兰一会,她才回过了神,脸上就有了羞涩的笑容。

“你回来了,杨姐?”她胆怯地问,几乎连自己都听不到。

“啊,”杨兰亲切地抚摸了一下她的脸,“看你睡的,累坏了吧?”

“啊，不，”小丽发现了自己把吃食撒了一床，惊慌地跳下，手忙脚乱，就要打扫。

“我来吧，”杨兰只用一个动作，就把一切都做好了。

小丽看着她的身影，她的神情，特别是，她穿上睡衣以后显出的风韵，一时张开嘴巴，再也合不上了。

杨兰见这个小姑娘也会被她迷住，脸上就有了更动人的笑。

小丽觉得，她一定是仙女变的，或者，跟某个仙女有着血缘关系。

杨兰拉住了她，把床头灯调暗，开始跟她聊天。她的手劲，她的语气，使小丽激动，也使她放松了。她本来急着回家，这时，反而不想走了。

她知道了杨姐是大学毕业，学的还是外语，对这个杨姐就更佩服了。

是杨兰的坦诚，也是她的亲切，鼓励了小丽。不知不觉间，她就问了好几个更私人的问题，像杨姐在做什么工作，这房子是不是她买的。杨兰微笑着，告诉这个小姑娘，她在卫经理

的公司做事，这房子，就是那公司给她买的。她喜欢回答这小姑娘的问题，因为，这只给她表达的愉快，同时，对她不构成任何伤害。

“那么，”小丽羞红了脸，不敢再问下去了。

“什么？”杨兰已经猜出了她的问题，“你说，没关系的。”

“不，不，”小丽要把脸埋住了，无法再开口。

“我一定要你问，”杨兰半开玩笑地搂住她，把她的手也扳开了，“快问，什么事？”

“他，”小丽哆嗦着，还是发出声音了，“他就是…就是你男友吧？”

“谁？卫经理？”杨兰乐了，摇摇头，“不是。”

“不是？”小丽叹了口气，就像十五没有看到月亮，春天没有看到花，表露出真诚的可惜。“真不是？”

杨兰又轻轻地摇头，脸上的笑意也渐渐消失。她把眼睛看着屋角，样子陷入了沉思。小丽看着她，再也不敢出声，甚至，不敢呼吸了。

她发现，这个杨姐在想心事，而这心事，又是那么微妙，那么深奥，又那么难以言喻，关键